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

1982 4

论《女神》的艺术风格

刘 内

郭沫若的艺术贡献

茅盾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

李俊民

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曲折

评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

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

丁尔纲

北 京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唐棣华

封面设计：刘玉忠

35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北 京 出 版 社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63,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

书号：10071·424 定价：1.00元

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

- 论《女神》的艺术风格…………… 刘 纳 · 1 ·
- 《女神》中的“泛神论”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
…………… 任访秋 · 20 ·
- 略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成就…………… 张毓茂 · 30 ·
- 论郭沫若早期文学主张的特点及内在矛盾…………… 钟林斌 · 43 ·

作家作品研究

拓荒者的杰出贡献

- 茅盾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 邵伯周 · 60 ·
- 论茅盾“五卅”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观…………… 朱德发 · 83 ·
- 覃思精妙见才华
- 论鲁迅小说环境、人物、情节的设计与构思
…………… 冯锡玮 · 104 ·
- 试论《猫城记》…………… 史承钧 · 120 ·
- 浪漫主义英雄？
- 论郁达夫小说里的零余者
……………〔香港中文大学〕 吴茂生 · 133 ·
- 王统照散文的思想和艺术…………… 王锦泉 · 159 ·
- 琳琅满目的生活画廊
- 论李广田的散文创作…………… 蔡清富 · 182 ·

关于肖红的诗歌创作····· 陆文采 · 198 ·

青 年 论 丛

论巴金的文艺思想····· 陈思和 李 辉 · 211 ·

试论鲁迅的《狂人日记》与安特莱夫的《墙》

····· 周 音 李克臣 · 234 ·

论沙汀的小说创作····· 王晓明 · 247 ·

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

——评《呼兰河传》····· 张国祯 · 272 ·

争 鸣 园 地

浅谈张裕民形象····· 郝胜道 · 281 ·

谈《故乡》的主题思想

——与安永兴同志商榷····· 林志浩 · 298 ·

试评《西滢闲话》····· 吴三元 · 303 ·

《雷雨》中没有命运观吗? ····· 马中行 · 314 ·

现代文学史研究

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

——评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茅盾专章····· 丁尔纲 · 323 ·

一九八二年总目录····· · 346 ·

论《女神》的艺术风格

刘 纳

一

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不是最早的新诗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等人发表白话诗都早于郭沫若。《女神》不是最早的新诗集，从出版的时间说，它名列第四。然而，郭沫若的《女神》使当时所有新诗的尝试都黯然失色了！

“五四”最早的一批新诗人以自己或质朴或清新，或凄苦或天真的作品，给我国诗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他们的诗给人以新的、真实自然的感受，展现了和传统诗歌不同的面貌。可是，那些人大都摆脱不了旧诗词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往往“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①，“染上很浓厚的旧空气”^②。他们的音调比较低，音色比较弱。面对着伟大的变革的时代，他们的诗显得太小、太实、太浅了。（无论是胡适自己颇满意的《权威》、《乐观》、《上山》，还是沈尹默受人称赞的《三弦》、《月夜》；无论是刘半农等人诉说人间不平的诗篇，还是俞平伯等人寓情于景的作品；无论是在当时呼声很高的周作人的《小河》，还是被今人列为《新诗选》卷首的李大钊的《山中即景》……它们，或者它们加在一起，都不足成为代表时代的声音。这些作品缺少与伟大时代相适应的强大的气派。

①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

② 俞平伯：《做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第8卷第4号。

郭沫若后来曾这样概括东方人的审美趣味：“东方人于文学喜欢抒情的东西，喜欢沉潜而有内涵的东西，但要不伤于凝重。那感觉要象玉石般玲珑温润而不象玻璃，要象绿茶般于清甜中带点涩味，一切都要有沉潜的美而不尚外表的华丽，喜欢灰青，喜欢忧郁，不是那么过于宏伟，压迫得令人害怕。”^①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时二十多个世纪，呈现出绚烂多姿的形态，从它的主要方面看，确实存在着区别于西方国家文学的东方文学的特质。郭沫若的话未必全面准确，但他道出了我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伟大而沉重的历史，表现了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美好而内向的性格。它深深地刻上了封建主义的印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所向披靡的力量冲击着封建传统，也改变着我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五四”，是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那个时代崇尚的精神，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②。那个时代席卷着奔腾呼啸的革命浪潮：矗立在中国土地上达两千年之久的孔子神像开始倒塌下来；革命先驱者热烈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气宇轩昂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发生着天旋地转的巨大变化，我们这个柔弱的东方民族正在站起来。那个时代需要强大有过于清新，需要高昂有过于质朴。那伟大的变革的时代，期待着有自己嘹亮的战歌，渴望着有自己无畏的歌手。它正准备迎接能够与卓越的小说家鲁迅相匹敌的卓越的诗人。

作为伟大时代的无畏的歌手，青年郭沫若昂首登场了。一九一九年九月起，他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诗作。一九

① 《沸羹集·契诃夫在东方》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1号。

二一年，他向亲爱祖国奉献出自己的第一本书——《女神》。读一读《女神》吧！那些光焰逼人的诗篇将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人进入了中国文学。

二

收入《女神》集中包括序诗在内的五十七篇作品，表现了多样的、甚至迥然相异的风格。

青年郭沫若不能满足于单调的诗风。他说：“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足令我满足。”^①他特别佩服雪莱诗风的多样：“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②青年郭沫若也“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按照作品的式样和风格，郭沫若把他的《女神》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它们取材于古代传说或历史，独具风韵，令人神驰，在中国开创了诗剧这种新形式。第三辑大部分是小诗。有的作品冲淡、朴素，例如《晚步》：松林清新，海潮儿平和，画面是洁净的，节奏是平缓的。有的作品缥缈迷离，例如《蜜桑索罗普之夜歌》：梦一般飘忽美丽的夜色里，抒情主人公弹出了厌世者的曲调，他想效法“那个坠落了星辰”，永远投身进大自然中去。有的作品清幽妩媚，例如《霁月》，它表现了宁静、隽雅的很美的意境：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还滴着黄昏时分的秋雨。”

① 《三叶集》，亚东图书馆 1920 年版。

② 《〈雪莱诗选〉小序》，《创造季刊》第 1 卷 4 号。

《女神》中最有光彩最有影响的，是收入第二辑的作品。除《太阳礼赞》等个别篇以外，它们都写于郭沫若“最可纪念的一个时期”^①，即“一九一九与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几个月间”^②。它们中间有光辉灿烂的《凤凰涅槃》和著名的《天狗》、《炉中煤》、《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等。它们是《女神》的精华，《女神》的灵魂。它们没有“灰青”，没有“忧郁”，绝不带“涩味”。

在青年郭沫若“最可纪念”的诗的爆发期，他不注意“五四”初期新诗人经常咏唱的小景：小河、小路、小屋……，他感兴趣的是我们已知宇宙中最粗最大的事物。他歌唱地球，他仰慕星空，他赞美大海，他崇拜太阳。面对广袤辽阔的世界，无边无垠的宇宙，青年郭沫若敞开着自己的心胸。他描绘了使人目眩心惊的伟大景象，他表现了排山倒海一般的磅礴气魄。

在青年郭沫若“最可纪念”的诗的爆发期，他不表达纤细的感受。站在伟大的时代潮流中，他发出了高昂、响亮的声音。收入《女神》第二辑的作品显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它的抒情主人公有宽广的胸怀。他不怎么表现“自己”，象当时许多新诗人所喜欢表现的那样。他不把自己束缚在个人感情的狭小天地里，他的欢乐和痛苦都不只属于个人。《女神》的主观抒情因素，与政治性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它表现了叛逆的、反抗的精神，它表现了高扬的、进取的人生态度，它沐浴着理想的光辉。

我们不能将《女神》所表现的不同风格等量齐观。震撼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的，并不是那些或平和、或缥缈、或清幽的小诗，而是收入《女神》第二辑里的激情涌溢的诗篇。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影响才奔放起来的。”他表示：“我自己本

①② 《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68页，59页。

来是喜欢冲淡的人，譬如陶诗颇合我的口味，而在唐诗中我喜欢王维的绝诗，这些都应该属于冲淡的一类。”^①是时代使他“一时性地爆发了起来，真是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②。《女神》第二辑中的作品使“五四”时代的热情青年一下子为之迷眩了。这些被激情照亮的诗篇，给正在尝试和探索的中国新诗带来了崭新的、强大的风格，它们显示了一种强烈的、突出的美。这种美属于“崇高”。

中国古典诗歌并不乏崇高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的作品都很有气魄，很有气势，体现了强烈的崇高美。但是，漫长的严酷的封建社会毕竟扼制着我们民族的情感，限制了我们古代诗人激情的迸发。屈原的诗神奇不凡，李白的诗飘逸奔放，杜甫的诗雄浑博大，苏轼的词豪迈开朗，陆游的诗悲壮激昂，他们的才气并不小于青年郭沫若，他们在艺术上也比青年郭沫若成熟。尤其屈原，以及李白、苏轼，是郭沫若终生敬仰和向往的人物。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总有一股抑郁之气，愤闷之气。他们的才情受到压抑，抱负难以施展，人生理想不得实现，他们壮美的诗篇里无例外地掺杂着悲愤和痛苦。在他们的作品里，崇高美从来没有显示出《女神》第二辑作品那样不可抵挡的气派，呈现出那样明亮的色彩。《女神》，特别是它的第二辑，以崭新的、强大的独特风格，大大开阔了中国诗歌的领域，提高了中国诗歌的格调，它表现了新的时代的力量。

三

在青年郭沫若的诗的爆发期，在他诗情澎湃的“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几个月间”，在他后来收进《女神》第二辑的

①② 《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147页。

作品里，我们能看到两种并不相同，然而都是崭新的、强大的风格。

《女神》第二辑一部分主要作品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的。《浴海》里有这样的诗句：“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在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他鼓奏的，也是真正“男性的音调”。从他火热的胸膛里喷射出了惊雷闪电一般的诗句：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天狗》）

这诗句狂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里表达的，是超出常态的强烈情感。不单《天狗》，《晨安》、《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等诗篇也都仿佛由一口气喊出来。它们象猛烈的飓风，象奔泻的急流，它们从读者的心灵上呼啸而过，强烈地冲击着读者，产生极大的感染力。

在突发的情绪状态下，青年郭沫若紧绷着感情的弦。有时候，它简直要崩了，它简直要断了！郭沫若在嚷：“我的一枝枝神经纤维在身上战栗”（《夜步十里松原》），“破！破！破！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梅花树下醉歌》）。他不歇一口气，也不容读者歇口气。青年郭沫若写下了威武猛烈的诗句：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青年郭沫若写下了奔突跳荡的诗句：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笔立山头展望》）

这些诗句象喧嚣着的激荡的波浪，为新时代奏起惊心动魄的赞歌。

与这种强悍、狂暴、紧张的风格相适应，在形式方面，《女神》第二辑中的这一部分作品呈现出中国诗歌从未有过的粗砺形态。

青年郭沫若不讲究诗的形式。他认为：“诗无论新旧，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他表示：“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罢了。”他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①，《女神》第二辑中这些风格强悍狂暴的作品实践了他的主张。

在艺术上，青年郭沫若胆大冲天，他常常逾越常规，使人感到惊骇和不习惯。《女神》第二辑里，有的作品过于单调了。《晨安》的三十八句诗中，二十七句都以“晨安！”开头。《匪徒颂》各段句式基本相同，尤其每段的后三行，只改动两个字，这样不厌重复，这样少变化，不应该说是单调吗？然而，正是这不加掩饰的单调，造成了十分强烈的诗歌效果。有的作品过于粗糙了。《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是作者高腔大噪的一通喊叫，完全不顾形式的和谐，不应该说是粗糙吗？然而，正是这过分直率的粗糙，使作品显示了惊人的雄桀之姿。有的作品过于刺耳了。《演奏会上》夹杂好几个外国字，形式很散漫，缺乏旋律感。作为诗来要求，不

① 《文艺论集·论诗三札》

应该说是刺耳吗？然而，正是从这刺耳的诗句之中，我们感受到了诗人激昂的、颤动的情绪。单调、粗糙和刺耳，并不是艺术形式上的优点，它们说明青年郭沫若的诗歌艺术还不够成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强烈地刺激着读者视觉或听觉的粗砺的艺术形态又成为构成作品强悍、狂暴风格的重要因素。

《女神》第二辑另一部分主要作品却并不强悍，并不狂暴。《炉中煤》是青年郭沫若唱给祖国的“恋歌”^①，他以委婉悠扬而又高昂健康的诗句表达了对祖国的脉脉深情：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心灯》笼罩着光明的色彩。青年郭沫若太爱太阳了！在阴沉的日子里，他感到象“炭坑里的炭块”一般“凄凉”。在晴朗的日子里，面对着金光灿烂地照耀着大地的太阳，他的“心灯”亮了，他写下了象春天一样新鲜，象太阳一样明亮的诗句：

“放学回来我睡在这海岸边的草场上，
海碧天青，浮云灿烂，衰草金黄。
是潮里的声音？是草里的声音？
一声声道：快向光明处伸长！”

《凤凰涅槃》是《女神》集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的前半部分充满悲愤，在凤凰自焚后的《凤凰更生歌》里，风格转为明朗。青年郭沫若歌唱祖国的新生，歌声中有的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诗的最后一小节以“我们欢唱，我们翱翔”开始，在短短十三行诗句里，竟出现了十五个“欢唱”。“欢唱”，是《凤凰更生

^① 《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64页。

歌》的主旋律。凤凰在欢唱，青年郭沫若在欢唱。《凤凰涅槃》洋溢着光明和希望，寄托着作者昂扬的情绪，它光彩焕发，灿烂夺目。

(《凤凰涅槃》、《心灯》、《炉中煤》和《地球，我的母亲!》、《登临》、《光海》等作品热烈而并不强悍，奔放而并不狂暴，它们形成了另一种风格：高昂明朗。

这些作品在形式上也不表现为那种单调、粗糙、刺耳的粗砺形态。它们往往和谐、匀称、富有音乐感。《凤凰涅槃》音节铿锵，有节奏，有韵律，它章法完整，讲究对称，它兼有音乐美和图画美。《地球，我的母亲!》排列整饬，句式均匀，读起来有回环往复的韵味。《炉中煤》甚至是精致的，它凝炼隽永，抑扬顿挫。收入《女神》第一辑的诗剧《女神之再生》里女神的歌唱，和《湘累》里的《水中歌声》，音韵流美，节奏不疾不徐，悦耳动听，那形式的完美是当时的新诗人们难以企及的。比起那些强悍狂暴的诗篇来，这些作品显得比较舒展，比较从容，它们没有那样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和冲击力，却更耐寻味、耐咀嚼。《女神》里有粗砺的形式，也有精美的形式。

青年郭沫若的《女神》，以强悍狂暴的作品，以高昂明朗的作品，给中国新诗带来了崭新的风格。因此，《女神》不但“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说的‘五四’战斗精神”^①，而且，比谁都出色地反映了“五四”时代，那常用朝气蓬勃来形容的我们民族焕发青春的时代。《女神》，传达了时代的声音。

四

郭沫若说：“风不是从天外来的，诗不是从心外来的。”^②《女神》

①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

② 《〈雪莱诗选〉小序》，《创造季刊》第1卷4号。

崭新、多样的诗风来自青年郭沫若新鲜、蓬勃，但还不稳定的性格。

人们常说，天才来自勤奋。这话千真万确，文学天才，包括诗歌天才也不例外。但是，勤奋并非等于天才，并非任何人经努力都能成为杰出的诗人。诗人，理应具备诗人的气质。也许，在社会生活节奏缓慢的古代，悠闲自得、知足安分的性格也不妨碍一个人在诗歌创作中取得卓越成就，而现代社会向诗人要求的是强烈的、敏锐的感受，是激情。诗人应该比别人多长着几根神经，诗人应该有比别人更火热的感情，进步诗人的脉搏应该和时代一起跳动。青年郭沫若具有真正的现代诗人气质，在他文弱的躯体里蕴藏着压倒一切的激情。

青年郭沫若的情感太强烈了！特别在他那“最可纪念”的诗的爆发期，他处于火团般燃烧着的心灵峰巅之上，胸膛里卷过一阵阵狂烈的旋风，他失去了内心的平衡。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①”他还说：“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②，《湘累》“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象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象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③”使我们惊奇的是：青年郭沫若，这个和我们一样也是血肉做成的身躯里，怎么能盛得下如此炽烈的情感。他不会爆炸的吗？有时候，他真要爆炸了。他强烈的感情化成惊人的诗句：“我的我要爆了！”（《天狗》）“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笔立山头展望》）后来，他说过：“我在那时候差不多是狂了。^④”青年郭

①②③ 《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59页、70页、69页。

④ 《沸羹集·序我的诗》

沫若的性格热烈到难以言喻的程度，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有暴风雨般的情绪爆发，他时时处于狂热境界中。

这种处于狂热境界中的头脑最适合诗情的爆发，但热度过高，往往难于久持；精神活动极其紧张，容易使人精疲力竭；情感的弦绷得太紧了，不会断的吗？因此，青年郭沫若的心境变换剧烈，情绪动荡不宁。他能够使自己的生命燃烧到极点，又那么容易从极度紧张的情感高峰上跌落下来；他能够象熔岩一般火热，又那么容易变得象秋水一样平和；他体验过心灵为之战栗的狂喜，也经历过无可名状的精神痛苦；他那样憧憬光明和净朗的世界，又迷恋着如梦如烟的轻柔的美。那时候，青年郭沫若“容易兴奋，容易消沉”，“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①在他的性格里集合了多种多样的因素，它们轮番主宰着青年郭沫若。因此，读了他的《晨安》、《匪徒颂》等，会把他想象成一位富有战斗精神和英雄气度的诗人，读了他的另一些作品，又可能以为他“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结核没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②一九二二年，郭沫若曾这样严格地剖析自己：“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问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③青年郭沫若的性格强大而热烈，但是强而不韧，热而易冷，他的革命热情还没有受到革命理智的规范^④。

① 《沸羹集·无题》

② 《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95页。

③ 《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④ 周恩来：“但是经过前一次的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到了革命理智的规范。”见《我要说的话》，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早在少年时代，郭沫若不愿受拘束的心灵就迸发出追求自由的火花。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个有幸站在伟大历史转折点上的
人物，他强烈的情感凝聚成激昂的反抗精神。他痛恨不偏不倚、
不冷不热的中庸之道，他憎恶自贬自抑、自轻自贱的奴隶性格。
他高叫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

（《梅花树下醉歌》）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拜炸弹，
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他呼喊着：

“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
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

（《湘累》）

在年轻气盛的黄金时代，青年郭沫若没有象他的某些同时代
人那样，把自己狂放的情感浪掷于感情纷扰。在新时代光芒的照耀
下，青年郭沫若猛烈地反抗阶级的压迫，反抗民族的压迫，他的
反抗性格具有革命的性质。

青年郭沫若有一颗多么敏感的心灵。他敏锐地感受着生活。
在别人看来很平常的事物，竟会唤起他颤栗的、痉挛的情感，外
界的一点火星，都能在他的内心深处燃起熊熊大火。太阳出来
了，谁没见过太阳呢？人们一生不知要赶上多少个晴天，但是晴
天给青年郭沫若带来了多么令人羡慕的欢畅：

“无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个光海了。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

到处都是诗，

到处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阳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光海》）

这笑声那么爽朗、充实，这笑声要流淌出来了。

在大海里游泳，并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事，它却唤起青年郭沫若昂扬的激情：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我的心和日火同烧，
我有生以来的尘垢、秕糠，
早已被全盘洗掉！”

（《浴海》）

青天，大地，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花朵，一幅画，一本书，都能引起青年郭沫若的诗兴。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当他诗情爆发的时候，他的心灵在飞翔，各种形象不断涌现和飞逝，这使他的作品真正具有诗意的光辉。

青年郭沫若有一颗多么开放的心灵。他非常乐于接受外界影响，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影响。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喜欢屈原，喜欢庄子^①”，“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②”。“五四”前后，青年郭沫若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找到了陌生的、神奇的、充满魅力的世界。他简直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完全融进了自己所钦佩的外国作品里。“五四”新文学作家几乎都热爱着外国文学，

① 《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58页。

② 《少年时代》，《沫若文集》第6卷35页。